

中国全球角色的确立

——兼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王俊生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本文从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机理与紧要问题出发, 分析了在当前中国实力迅速增长和国际权力出现显著转移的背景下, 如何界定中国新的国际角色, 同时结合王逸舟教授的新作《创造性介入: 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展开评论。本文认为, 该书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国际角色论述与分析最有影响力、最为系统、最为理性、最为成熟的一部力作, 书中对中国角色的分析也符合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机理。并特别指出, 中国在构建新的全球角色时, 既要避免推动和助长国内外对中国实力的进一步高估, 以及随之带来的“中国责任论”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可能上升, 又要避免国际体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消极因素的反弹与压力。

关键词: 中国; 全球角色; 生成机理; 紧要问题; 创造性介入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4)05-0060-08

国际角色“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 长期影响到战略实施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①。对中国角色的讨论是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 “澄清对中国国际角色、身份的议论, 关涉到中国的未来, 是当下非常急迫而严峻的问题”^②。国外比较有影响的如“利益攸关方”、“G2”等, 国内讨论则集中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角色^③的调整上, 如“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 “中国应放弃‘韬光养晦’政策”^④等。这其中最有影响力、最为系统、最为理性、最为

成熟的论述, 当属我国当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的《创造性介入: 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一书。这是作者继2011年出版《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后, 关于“创造性介入”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该书在结构上分为三篇: 历史坐标、现实探索和比较鉴别。在“历史坐标”部分, 作者主要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新一代领导三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国际角色从“受压迫者”到“负责任大国”的嬗变。在“现实探索”部分, 作者以

收稿日期: 2014-02-27; 修订日期: 2014-03-21。

作者简介: 王俊生(1980—), 男, 河南沈丘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周边战略、东北亚安全(特别是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关系理论。

① 唐永胜“中国国际角色分析”, 《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 第53页。

② 蔡拓“国际视野下的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的定位”,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第4页。

③ “国际角色”和“全球角色”从字面上看有一定区别, 但在未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本文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

④ 阎学通“中国崛起也有历史惯性”, 《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7月29日; 邓聿文“中国外交应放弃韬光养晦, 并要利义并重”, 《联合早报》2013年5月24日。

“中国—非洲关系”为例详细分析了不干涉学说及援外方式的创新。在“比较鉴别”部分,主要以欧洲作为“他山之石”,详细分析中国在新时期创造性介入时,应该如何借鉴与反思外部的经验。

一、从“孤独的对抗”到“创造性介入”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析是作者论述的逻辑起点,也是作者生成核心观点的主要依托。用作者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该部分主要回答“我们从哪来?目前在哪里?下一步往哪去?”^①的问题。作者通过回溯近现代历史,分析毛泽东时代选择斗争的原因,邓小平年代“静悄悄革命”的进程,探讨当今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国际挑战及重要关口。通过这三个参照系,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中国角色的变化,看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及中国选择创造性介入策略的历史必然性。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离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相当遥远。海外利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微不足道。“中国被很多国家视为一个有输出革命抱负和具体战略的红色威胁”^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中国像是一个不断抗争的、孤独的革命巨人,站在国际体系圈子之外”^③。“不管中国外交部门做了多少艰辛的挽回努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好斗的形象逐渐被定格、固化和传开”。邓小平时代,中国由过去的“造反者”角色逐渐转向“建设者”的角色。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沿着邓小平开辟的航向继续前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达到历史新高:与17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中国成为对世界经济有显著拉动作用的金砖四国之“领头羊”^④。进入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当政时期,作者认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成长背景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有更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对运用这种能力有更

大自信,也是更加了解外界对华感受和全球性挑战的一代”^⑤。作者选在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前后出版“大部头”《创造性介入》三部曲,也暗指中国已经到了在全球实践“创造性介入”的时候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造性介入”?它与目前有的学者讨论并主张的“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放弃不结盟政策”有何区别?对此,作者指出创造性介入的基本精神是“以中国的调节声音和自身资源,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人民和多数政治派别的前提下,帮助有关国家增强自主决定发展方向的能力”。同时,“反对任何外力强行更改这些主权国家的政权,尤其反对以外部军事打压和侵略占领的办法剥夺受打压一方的政治权利和安全能力”^⑥。具体到“创造性介入”的方式,作者指出中国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首先,可以在坚持不与任何国家和集团建立军事联盟的前提下,认真考虑建立各类国家‘朋友’与区域战略支点的全球布局。其次,不妨加大对于有战略价值的各个伙伴国(和各种国际组织)的投入,加大对存在重大潜在威胁的目标对象(国家或集团)的防范与约束”^⑦。由此可见,创造性介入绝不是简单的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不结盟政策”的抛弃,而是在继承基础上根据新形势的发展。

以中非关系为例,作者指出“创造性介入”的内涵在于“继承前两个阶段的优秀遗产,发扬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解放和进步道路上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精神,发展中非之间在经济贸易领域互补、互助、互利的共赢格局,同时更加注重修正前两个时期的不足和缺点,把‘硬援助’与‘软援助’结合起来,把器物层面的建设合作与人力资本层面的共同培养结合起来,把国家力

①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② 同①,第24页。

③ 同①,第25-26页。

④ 同①,第24、25、31、37页。

⑤ 同①,第49页。

⑥ 同①,第95页。

⑦ 同①,第107-108页。

量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把经贸方面的优点优势转化为人文、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学习欣赏与互补互助,把中国和非洲领导人之间的握手拥抱,扩大至亿万中非民众之间的深度接触理解”^①。这其中,理解关键词“不足和缺点”、“软援助”、“人力资本层面培养”、“社会力量”是理解“创造性介入”的精髓所在。在对欧洲案例的借鉴上,作者更明确指出了中国“创造性介入”的方向与方式。欧洲人扮演的全球角色是“一块试金石”,可概括为“传统军事政治强权、现代工业征服力量、现代化风习传播者、国际规范的制定者、观念创新的大机器、区域一体化的示范者”^②。在论证中,可以看出作者尤为欣赏欧洲的规范性权力,“每个国家都拥有这样那样不同的硬实力或软实力,但很少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享有欧洲那样均衡全面的国际规范性力量”^③。

二、创造性介入与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

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是否应创造性介入,需要分析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机理。“角色”源于戏剧,原意为“面具”,指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的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自1934年米德(G. H. Mead)首先用角色概念说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后,“角色”一词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中。^④所谓角色是指“与社会行动者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人的行为期望”^⑤。概而言之,角色的生成需要两个方面“地位和权利”、“义务和期望”。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第一,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对外行为影响最重要因素是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最重要的保障是国家实力。^⑥第二,尽管认知很难量化,但由于其对一国国际角色的巨大影响力,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此都极力推崇,比如罗伯特·杰维斯^⑦(Robert Jervis)。布尔(Hedley Bull)也强调认知的重要性,“要成为大国必需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他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具

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责任”^⑧。纵观全书,作者对推动中国创造性介入的论证也符合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机理。

作者认为创造性介入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大量的海外利益。“欧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不论内外有什么反对声音,国家决策部门必须加大保护海外经贸利益的力度”^⑨。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有些利益牵涉‘高边疆’的军事安全,比如海洋权力等,必须学会下先手棋、掌握规则或棋局的运筹权,主动介入涉我争端事宜、掌握规则或棋局的运筹权,这也可能需要在远离争议地点的大陆发力”^⑩。作者在对中非关系的讨论中,落脚点也在中国国家利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非洲的安全援助,如何既有效地帮助非洲多数国家,又巧妙有效地照顾到我国不同群体在这一地区的能源资源开发、商品市场拓展、海上通道安全及人员财产保护、增强中国外交发言权等多重目标?”^⑪

关于创造性介入所需的实力推动,作者指出“从各方面看,我认为,中国对外关系新起点的标志,从2008年以来的这五年算起,是比较恰当的。这五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与水平,并有若干质的飞跃与突破。包括

①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21页。

② 同①,第158-199、203页。

③ 所谓规范性权力更是一种神重于行、内力发散多于外部强制、巧妙糅合了输出方优势的力量。参见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④ 曾里鹏“论中小学教师角色的迷失、回归与意义”,《江苏教育研究》2010年第13期,第7页。

⑤ Jonathan H. Turner, “Rol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20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219. 转引自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21页。

⑥ [美]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⑧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05.

⑨ 同①,第170页。

⑩ 同①,第77-84页。

⑪ 同①,第98页。

北京奥运会、2008年9月‘神舟七号’发射升空、中国航天员首次成功完成了太空漫步、2008年中国军费开支以849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二、2010年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等。”^①作者还列举出能源消费指标、水上运输船舶总规模、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需指出的是,实力不仅包括自身实力的增强,而且在国际关系中更重要是实力对比与权力动态转移,作者对此着墨不多。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其综合实力在各个层面相比于中国仍处于优势,但国际金融危机后,优势已大为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分别是3.494万亿美元和13.962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1/4。到了2011年,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分别为7.318万亿美元和14.99万亿美元,中国已约为美国的1/2。^②就军费开支而言,2007年中美两国分别为877.3亿美元和5857亿美元,美国约为中国的7倍。到了2011年,这一数据分别为1293亿美元和6896亿美元,美国约为中国的5倍。值得注意的是,就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而言,中国2007—2011年间一直维持在2%左右,但美国从2007年的4%增加到2011年的4.7%。^③

就认知而言,领导人的战略判断至关重要。邓小平提出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与毛泽东立足于世界革命、防备外来入侵、准备打仗甚至打核战争的认识有根本差异,“也正是这一点慢慢培育出中国人埋头建设的信心与智慧,鼓励了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交往合作的勇气和办法”^④。对于外部认知,作者在对中非关系的论述中指出“对于不干涉内政,(非洲国家)政府的立场大体不变,但是学界、媒体和百姓则很多人担心中国的这一原则会给本国的某些腐败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而受援国的公众与社会则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收益。同时,很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希望中国区别对待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危机,比如军事政变、局部战争等,希望中国包括协助进行必要的强制干预与道义谴责。”^⑤

在认知层面,作者尽管谈到了中国民众的“精气神”和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的“三个自信”^⑥,但对于国民心态、特别是近几年的心态变化也着墨不多。大国角色与大国心态紧密相关。大国之“大”者,有三层含义,一曰人口和地域的广大;二曰国力的强大;三是“侠之大者”之大,正义和至善是其目的。大国心态是在第三层意义上使用的。^⑦纵观历史,凡称得上大国者,不仅因为具有经济等领域的“外在大国化”条件,而且在精神、意识、心态等层面也拥有了“内在大国化”气势。罗马崛起时只是一城、英国也只是不大的岛屿,但都具备了大国心态。近现代以来,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中国人的心态跌宕起伏。当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后,长期在“唯我独尊”和“全盘西化”两者间徘徊。直到“二战”胜利,其心态主要在于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谈不上大国不大国。之后四年忙于内战,大国心态更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代受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局限,国民对世界的认知非黑即白,也谈不上健康的大国心态。到了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改革开放的开启,中国不仅虚心向西方大国学习,也向新加坡等小国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权势的重大变迁,国民健康心态逐渐成熟。通过近几年来看,不仅基本摆脱了受虐者心态,平和宽容,^⑧而且趋于大气,包容

①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4页。

② 参见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③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数据,http://milexdata.sipri.org/。

④ 同①,第27页。

⑤ 同①,第86-90页。

⑥ 同①,第40、47-48页。

⑦ 刘海波“没有文化自信,何来大国心态”《权衡·新青年》2006年8月,第82页。

⑧ 比如2009年热映的电影《南京!南京!》,在揭示历史真相、传递中国声音的同时,却超越了我国以往同类题材的哭诉角度和仇恨视角,超越了世界上多数战争片的民族仇恨、意识形态仇恨,直接呈现战争的本质——杀戮和残暴,逼问战争中的脆弱人性和悠悠不绝的良知。

开放。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昔日中国优秀运动员出国做教练,或代表他国出征常被视为“汉奸”而遭口诛笔伐。^①但本次奥运会,郎平作为美国女排主教练带队参赛,主流看法正面肯定,认为反对郎平为美国效力“这样的观念已明显陈旧”^②。当中美两国选手比赛时,看台上中国观众竟发出“郎平,我爱你”的呼喊。这种大国心态的变迁也应是中國创造性介入的一个显著的动力所在。

作者也讨论了国内政治和历史逻辑对于中国全球角色生成的推动。作者指出,“有什么样的内政,就有什么样的外交”^③。“‘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作用继续边缘化”。邓小平时代,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要开放,尤其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借鉴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因此,中国外交工作很快要适应新的主题与要求,努力营造新的方针与氛围”^④。书中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外部世界对于当今中国国内利益维护和实现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密不可分性。对于历史逻辑,作者的分析也体现了一个国际政治学者客观而严谨的历史观。比如,作者的考察不是从1949年开始,而是“从1919年到1949年的这30年”,目的在于“深刻了解它(中国共产党)此前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目标”^⑤。作者对“文革”前后、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考察,都体现了这种客观的历史观。

三、发挥中国全球角色作用 面临的紧要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后来者,以及与西方政治文化和主流价值有相当大差异的一个东方大国,欲发挥创造性介入的全球角色仍需要回答和解决一系列紧要的问题。作者从民族主义、海洋权益纠纷、美国重返亚洲、国内分离主义等方面指出了八个挑战。^⑥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紧要问题需

要关注。

第一,如何避免在创造性介入时,可能推动和助长国内外对中国实力的进一步高估,以及随之带来的“中国责任论”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可能上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权力进一步转移,期望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影响力以及承担更大责任属于题中之义。^⑦但国际上不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特别是所面临的挑战,仅通过数字线性推理并简单认为,中国很快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大国的观点颇有市场。^⑧更为夸张形象的说法莫过于《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所写的《2040年的中国》一文。在该文中,他设想2040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⑨反观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统一问题、领土边界问题、国内发展失衡问题等,没有一个既有或潜在的世界大国面临如此多的挑战,“外界对中国应该和可能扮演的国际角色的期待,与中国所能担当的实际情况以及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所应该扮演的国际角色的期待存在比较大的差距”^⑩。中国在创造性介入时,很可能让这些观点更有市场与依据,要求中国承担与国力不符的更大责

① 比如1994年10月13日晚,日本广岛郊区的亚运会乒乓球馆。前国家队成员何智丽以小山智丽的身份代表日本队出战,并最终3:1将排名世界第一的邓亚萍打败,夺得亚运乒乓球女单金牌。一时间“汉奸”、“叛徒”、“卖国贼”等这些贬义词铺天盖地般地涌向这位前国家队成员。

② 李宗桂“大国国民心态正在形成”,《人民论坛》2008年第16期,第26页。

③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④ 同③,第15、26页。

⑤ 同③,第8页。

⑥ 同③,第49-60页。

⑦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21-25.

⑧ Lance Winslow, “China’s Future in the World – Book Review”, <http://ezinearticles.com/?Chinas-Future-in-the-world-Book-Review&id=2846776>.

⑨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in 2040—Leading the World?”, November 3, 2001, <http://www.theglobalist.com/StoryId.aspx?StoryId=2197>.

⑩ 高祖贵“中国角色定位的内外之辨”,《人民论坛》2009年第4期,第4页。

任的呼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在国内,对于中国这一超大型国家,历史上的辉煌与近代的屈辱,国内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与思想震荡,稍微处理不好,健康的大国心态就有可能变异为膨胀的民族主义。国内各种“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已经给了我们警惕。^① 作者也指出“如何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保持谦虚谨慎、开放学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② 创造性介入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给国内民众“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和美国分享世界权力”的印象,会进一步刺激国内部分民众寻求所谓的“大国权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创造性介入时,还要思考如何预防民族主义膨胀,引导和培育国内的健康大国心态。

第二,在创造性介入时如何实现与国际体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际瞩目的超大型崛起国,创造性介入带来的影响和震荡绝非仅仅关系到中国与介入地区,还牵涉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利益的相互依赖和命运与共地球村的形成,使得“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③。这就必须思考两者的互动。以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中非关系为例,如果中国在非洲事务上更多地介入,尽管出发点是善意和积极的,也会影响到美国和欧洲、甚至拉美大国如巴西等在该地区有广泛利益和大量介入国家的客观存在。如果处理得当,会实现多赢;如果处理不当,中国有可能招致国际体系较大的反弹压力。这其中尤其需要慎重处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笔者同意作者在书中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中美利益的相互依存与全球治理难题的休戚与共使得美国对华政策还没定型。^④ 作者在其他场合曾经更明确地指出,“现在中美两国是在不断探索新的定位,它并没有一个终点,不应用固定说法来定格中美之间的关系”^⑤。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也曾指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

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⑥ 正因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在思考中国的全球角色时,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创造性介入与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首当其冲是要避免“中国威胁论”的可能上升。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开创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美两国注定会成为对手”^⑦ 到“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从文化和权力视角提出的“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核心利益构成威胁”^⑧,再到最近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指出“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崛起”应被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目标,^⑨“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战略界广有影响。笔者虽然不完全认同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在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史上,对于崛起国而言不承担责任受到指责的危险要远远小于主动承担过多责任的风险”^⑩,但中国创造性介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赢来更多“负责任

① 宋强、张藏藏、乔边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③ 唐永胜“中国国际角色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第52页。

④ 同②,第54-55页。

⑤ 王逸舟“不要用固定说法来定格中美关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1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400347.html>。

⑥ [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等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⑦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部分。

⑧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9页。

⑨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0.

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因主动和过多承担责任被视为野心勃勃而遭到欧陆国家的围堵。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而急于承担责任被美国视为“可尊敬的敌人”。参见金灿荣:“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背景变化”,《新远见》2009年第3期,第73页。

大国”赞誉的同时,也很可能招致“中国要分享霸权”、“到处插手”的指责,对此应该未雨绸缪。

第三,如何选择创造性介入的区域和领域。不仅“韬光养晦”政策的坚持和避免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要求中国在创造性介入时避免四处出击,而且从客观的实力能力上看,对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地区性大国的中国来说,也难以支撑在更广阔的世界其他地区事务和广泛议题上介入。即使实力进一步增强,考虑到人口众多与国内发展不平衡,又面临比美国远更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不仅区域上难以全面介入,而且在全球大部分议题上的介入也会力所不及。对此,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二战”结束后的一番话值得我们借鉴,为了维护美国霸权,“我们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做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国最直接的每一个目标上。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于我们来说太奢侈了”^①。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合理选择创造性介入的区域和领域。

四、结 语

在《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国外交新取向”中,作者指出,中国外交正在由改革开放头一阶段相对低调和韬光养晦的策略向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国际立场转变。作者用生动的语言论述鲜明的主题,以近年来中国外交中的多个成功案例作为切入点,思索中国外交转变中的创造性介入,在通俗易懂的叙述之中讲述了新鲜深刻的大道理。第二部“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承上启下,论述了在全球新高地上中国外交应该如何大有作为。那么,一旦中国在国际上“创造性介入”大有作为,随着全球角色的确立,不仅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问题,比如上述介入具体事务的当事国和相关“攸关”国的反弹等,而且中国新的角色认知和利益构建也会给国际体系和中国外交行为带来新的变化,届时中国如何处理新问题和适应新变化,这些都希望能在《创造性介入》第三部中

找到答案。

本书作者王逸舟教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影响,首先突出地反映在他提出的很多前沿学术观点与研究议题引导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本书出版后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一样。同时,也突出反映在他高度的人文关怀与严谨学风。^②这些在本书中也都有充分体现。作者指出“本书依然遵循‘实践第一’的哲学,既从历史经验说起,重点放在现实问题上,通过案例分析寻找行进的目标及线索”。“中国如何从当代国际体系的边缘位置朝核心角色迈进,如何发展自身介入世界事务的学说和实践,如何在迈进全球高地时借用‘他山之石’。”^③对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发展、今天也已基本完成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与评介工作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而言,当务之急在于研究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用中国本土丰富的经验事实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而非用西方经验事实或中国本土经验验证西方理论。这些无论做得多么好,也仍是为西方理论做注脚,不仅离“学术创新”距离遥远,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对此,作者通过对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的分析,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无疑是一个巨大贡献。

作者的乐观态度与爱国情怀在本书中也随处可见。在分析中国面临的很多不足与问题时,作者指出“这些问题属于前进过程中特有的‘瓶颈’”。“不论存在多少问题、麻烦和挑战,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成长的信心,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可能是新兴大国里最强烈的,也许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乐观的。”

^① [美]乔治·凯南“美国国务院政策备忘录”,1948年2月, http://www.rand.orgpubsdocumented_briefings/RAND_DB311.pdf。

^② 本书虽然不属于传统的学术著作,作者看似娓娓道来,像讲故事一样,但是严谨的学风与深厚的功底随处可见。比如,作者对于为什么选择中非关系作为案例所进行的论证,以及哪怕使用一个概念比如“欧洲人”时都有明确的论证。参见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155页。

^③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有几千年强盛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低谷之后,重新站在了世界伟大民族之林的高地上。”^①作者同时指出“中国的全球政治角色(包括对整个人类的政治哲学引导)尽管比过去强了很多,但是这种增强远未发挥中国人的潜力、达到合适的水准,更遑论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发挥作用。”“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文明历史悠久的民族,存在难以估量的创新

能力。单就学术而言,如果更多的人认真探讨中国新的全球角色,定会产生令我们的人民惠泽,也让国际社会受益的各种成果。”^②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促使作者写作本书的主要动力,也理应成为推动中国学界对于该问题热烈讨论的主要动力所在。

编辑 罗凤灵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Global Role

——And the Comment on *Creative Involveme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Global Role*

WANG Junsheng¹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rule of China's global role evolution and urgent issues, analyzes how to define China's new global ro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domestic rapid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transi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makes comments on the book *Creative Involveme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Global Role* authored by Professor WANG Yizhou. This book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most systematic and most rational as well as the most mature over the discussion of China's global role in recent years. During the creative involvement, China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avoid the possible over-assessment on China's strength and the follow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possible rise of nationalism, as well as to avoid the reboun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Sino-US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a; global role; rule of formation; urgent issue; creative involvement

^① 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9、61页。

^② 同^①,第8、61页。